

忆当年

当年的搪瓷茶缸

□ 陈茂生

当年的搪瓷茶缸,如今身价真不菲。小区附近有家出售旧搪瓷茶缸的小店,摆在陈列架上的款式基本相同,杯身上面是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字样,中间有“安全生产”或年份,最下面则是各单位名称,大名鼎鼎如上钢、上港,不那么“著名”的涵盖了塑料、电机、造纸等行业。问问年轻的老板,每只售价令人咋舌。看着一排排似曾相识的搪瓷茶缸,那些熟悉但已消失的厂名,火红年代的气息隔着玻璃橱窗扑面而来,令人心跳怦然。

那年头的工厂职工,每两三年能领一套“劳防用品”,其中包括搪瓷茶缸、搪瓷碗。若评上“先进职工”、参加增产节约、“战高温”等活动,也会获颁搪瓷茶缸作纪念品。搪瓷茶缸之所以能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流行,首先因为结实,即便磕碰了也就掉块搪瓷而已,讲究的用漆补一下即可;其次是耐脏,沾上油渍结了茶垢,洗洗刷刷又洁净如初。而杯壁上“厚黑”的茶垢象征着杯主人洒脱不羁的性格和纵横捭阖的江湖地位,有人还特意留着。

每到中午的工厂食堂,百十个职工吃饭时端的碗盆基本相同,看款式、颜色便知哪位是“老法师”。凛冽冬日,车间加热炉边总会有十几个

茶缸,只为让茶水保持温润;高温夏日,车间通风凉快的走道边同样会有茶缸“方阵”,毕竟一口温热的茶汤比“冰冻酸梅汤”更适合脾胃。休息时间,大家坐在一起喝茶聊天,那份惬意令人难忘。当然,不甘寂寞的年轻人不讲究这些,打闹之余口渴了,随便找个搪瓷缸你喝完了我接着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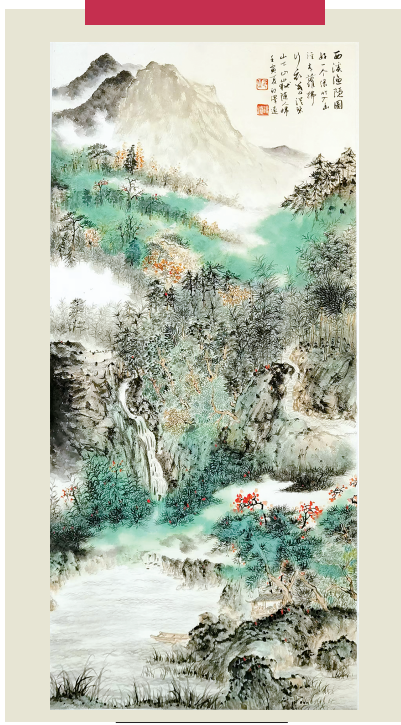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的同事中不仅有几十名职工,还有几个附近学校来“战高温”的老师。有一次遭遇设备事故,好在处理起来不难,我便和一群年轻人吭哧吭哧相互协力,不一会儿机器重新轰鸣转动。有点自得的我随手拿起茶缸一仰头“咕咚”“咕咚”,感觉今天的茶香不同寻常。随即有老师傅跑来问罪:“怎么喂人家老师茶杯里的茶?”话语是批评粗心大意,眼神里潜台词分明质问“意欲何为”?性质就有点“严重”了。那位女老师倒很爽气:“没关系的,好喝,我再去倒。”转身就把茶缸倒干净,用肥皂洗半天再用开水来回冲几趟;然后……就不知道放哪杵着了。那时知道啥是“自讨没趣”了。

尽管大部分杯子外观接近,但哪个是谁的人人“门清”,正常情况下手指头上“长眼睛”,不会拿错。但若今天泡的是西湖明前龙井、西山茉莉花茶……就要多长个心眼。一不留神,

原本应该温润滑顺的茶汤会变得清淡寡味且热滚烫嘴,肯定不是茶叶问题,而是哪个捣蛋的偷偷“调包”或“咪”掉了。每遇此类事情,自有人“打小报告”并在一堆茶杯中找到那只肇事的茶缸;打开,里面浓酽微甘的茶水似乎正在“寻亲”。这位也不含糊,立马“咪”得干干净净并灌满自来水;在众人哄笑中对着“嫌疑人”重重嘟囔几句“骂山门”;转身,该干吗干吗。时常都会有如此“破案”与“作案”的较量。

迄今仍广泛使用的搪瓷器皿,与“珐琅”师出同门,更远可溯及几千年前古埃及的技艺。元朝的御用工匠在铜、银的坯身上焊接花鸟图样的铜丝银丝,填上色彩后烧制成皇宫专用器皿“景泰蓝”;制铁业发展后,铁坯“景泰蓝”就是大众使用的“搪瓷”了。

家里柜子深处还有一个大口径搪瓷茶缸,杯口衬的白纸仍在,杯身上“上海铜带厂”几个字赫然。三十年工厂生活,俱往矣;一辈子的深深烙印,都凝结其上。只是,当年共用一个搪瓷杯喝水的兄弟们,不知道在哪了。



西溪渔隐图(水墨画)

邱泽远 作

快人快语

老年就餐卡2.0版

□ 马蔺荣

八年前,我家附近的漕东支路上开出一家绿源社区食堂,不仅交通方便环境敞亮,而且供应的一日三餐新鲜卫生、品种丰富、价廉物美,深受周围居民和附近打工者的青睐,每日顾客盈门。最受益的还是老年人,因为该食堂规定60周岁及以上、70周岁及以上长者,凭身份证可办老年卡,分别享受9折和8.5折的优惠。一时在居民中传为美谈,笔者也因此办了卡,时不时去消费,省力省心了不少。

不过,很快发现单一又固定的老年就餐卡有了短板,比如我到康健公

园游览回家,路过不远处的、同是长者食堂的安稳酒家,但因为我没办过就餐卡,就不能享受优惠了。再后来,附近居民区和其他街道陆续开出了多家长者食堂。虽然有尝尝“鲜”和比较一下哪家更好的想法,但碍于都要办新卡和充值的麻烦,只能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日前,我又去社区食堂就餐,收银员告诉我凭身份证可新办一张“汇享福”的老年就餐卡,能在徐汇区所有社区食堂享受同年龄段的优惠。正如一句俗语:“瞌睡时有人递过了枕头”,我把这张卡形容为老年就餐卡2.0版,并送上一个大大的点赞。

闲暇时光

孟夏草木长

□ 赵韩德

孟夏草木长,绕屋树扶疏,人也被《诗经·王风·采葛》中“彼采葛兮”“彼采萧兮”“彼采艾兮”的怀人幽思所牵动。

古色古香的宏大老宅藏身陆家嘴绿地中,被大树掩映,金茂大厦、环球金融中心、上海中心大厦向它俯视——这是原浦东商人陈桂春的古宅、现今的吴昌硕纪念馆。我来此盘桓,欣赏吴昌硕的书画墨宝。先生的印,有的苍茫古朴,有的流丽婉转,有的圆通浑穆,印面文字典雅。先生诗“秀才

乙丑补庚申,天日回头梦已陈……”,是指他16岁(庚申年)将考秀才时太平军突袭故乡安吉,平静的鄞吴村顿时毁于战火。“压地阵云黑,连邗劫火红”,四千多人的鄞吴村战后仅存25人。一家九口只逃出他和父亲。劫后余生,五年后(乙丑)重考,他考上秀才。先生印“寄住西湖近六桥”,娴静道丽;印“鲜鲜霜中菊”,意境灿烂。先生篆书浸透了石鼓风骨,行书则倔强如铁。

明文震亨论画道,“人物顾盼语言,花果迎风带露。鸟兽虫鱼,精神逼真。山水林泉,清闲幽旷。屋庐深邃,

桥约往来。石老而润,水淡而明……云烟出没,野径迂回。松偃龙蛇,竹藏风雨……”是妙手。我认为,先生画不仅妙,已然达“大境界”。馆中有先生小品“枇杷”,果黄枝拙,可爱极了。画上题诗亦可爱:“五月天热换葛衣,家家卢橘黄且肥。鸟疑金弹不敢啄,忍饥东向林间飞。”

意外高兴的是,我还见到了几幅任伯年的真迹。吴昌硕来沪后,与任伯年、虚谷、蒲华等海派名家交往结友,世称海派四杰。义兼师友的任伯年,建议并鼓励吴昌硕以书法笔墨,尤其是以篆籀石鼓文笔法人画,终于形成了他雄浑苍劲,自然古拙,色酣墨饱,金石气溢的画风,成为一代宗师。那时的文人多真诚啊。

□ 吴翼民

刚插队落户到乡下,遇到的第一个新鲜词是“乘铺”。

下乡头一晚,我们三个知青寄宿在姓张的农户家。张家夫妻很客气地给我们腾出了一张大床。张婶说:“这张大床蛮宽大结实,够你们仨小伙睡了。”视之,床铺的确宽大扎实,三人睡问题不大,于是商定两位同学合一床被,我独自睡一床被。

晚饭毕,我们正打点睡觉,将各自带来的铺盖打开,开始铺床叠被。这时,房东家一个长得“扎碇”的孩子突然依偎到我身旁说:“我乘你的铺。”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,张婶笑道:“我家小林生想乘你的铺哩。”我仍懵懂,那名叫小林生的孩子解释说:“好比你开的车,我搭乘你的车哩,我们这儿叫‘乘铺’。”我这才明白“乘铺”的意思——别说乡下农民不开窍、没文化,“乘铺”这词儿就用得贴切且生动形象。于是,当晚小林生就乘了我的铺,睡两头,这孩子壮实火气旺,好似脚头卧了只热水袋,大冬天很受用。然而也有弊端,这孩子兴许白天多食了山芋黄豆之类,晚上竟闹得被窝里乌烟瘴气,让人难以忍受,连睡在一旁的两位同学也叫苦不迭。天明起床,我们便婉转表达了不堪,小林生父母连连道歉,孩子也表示白天再不敢多吃“生气”之物。这般,我们反而不好意思生气了。就这样,孩子顺利“乘铺”了一个冬天,直到我们仨搬进先期下乡插队的三位女知青建的知青小屋。

在乡下待了一些日子,知道了老乡们“乘铺”成风,尤其是冬天,“乘铺”是御寒的一大法宝。那年月,日子委实捉襟见肘,各家各户是难以每人摊到一床被的,一床被就得有垫有盖,至少得几条棉被。如果多子女,哪来这许多铺和盖?于是自家屋里,男孩归男孩、女孩归女孩,必得“乘铺”。其实城里何尝不如此呢?我最早和大哥“乘铺”,大哥外出读大学后,就和二哥“乘铺”,二哥外出读大学了,遂和弟弟“乘铺”。只是城里不如乡下称谓形象生动,只叫作“困两横头”,北方的用语叫作“通腿儿”。

知青大下乡,知青们互相“乘铺”亦成了一道风景。尤其是冬闲的日子,乡间阡陌到处点缀着知青们游走的身影——本就是同校乃至同班同学,一到乡下被分割得鸡零狗碎,于是冬闲时日就有了走访聚会的机会。那时还流行着一个词儿——“吃大户”,谁家粮囤里的白米多,就成了“吃大户”的目标。好在“大户”们也巴不得被“吃”,譬如我们这个知青点,有三男三女六位同学,又分属高中和初中年级,便经常成为被“吃”的“大户”。成为被“吃”的“大户”,其实是很荣耀很开心的。约定几个甚或十几个同学蜂拥而来,我等主人就忙得不亦乐乎。记得有一回,我们自留地的水稻成熟了,一个唢呐,就涌来了十几位同学,刹那间就把将近一亩田的水稻收割放倒,看得老乡们目瞪口呆。同学们帮忙收割,我们就忙活起来,淘一大箩米煮一大锅饭,杀了几只春天养的鸡,可怜还是童子身哩,顾不得哩,可不能怠慢了同学;自留地的蔬菜尽量刈来烹煮,还去拷了几瓶土烧……那排场啊,又让老乡们开了眼界。到了晚上就留宿,男同学和女同学分俩房间,每张小竹床“乘铺”了好几个人,睡得“嘎吱嘎吱”的,差点断裂。都是青春奔放的年岁啊,大半宿竟是兴奋得唱起了歌子,到下半夜才迷糊睡去,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乘铺